

清明之後的薄雨天氣，水鄉居民得了很好的理由不出門。

屋瓦上，炊煙如一條游龍，驚動竹林內避雨的穀雀，以為起了霧，走了雨。

我打從街道走過，濕滑的石板拉著我的瘦影。影子浮在石上，有點人在江湖之感。

瓦簷下的民家正在烹煮什麼呢？祭祖的牲禮還在，此刻或有巧婦站在灶前，料理今晚的豐宴。清明之後，邀親族聚坐，說說生的年歲或逝者的軼事。

雨季不適合出遊，雨絲濕了衣袖，步履也因吃水益加沉重。是誰家的窗口飄來一陣藥香？聞來像剛起爐的參湯。是驚喜的新婦嗎？還是久病短了元氣的老嫗？哪一戶正準備迎接未來的喜事，抑或有一段難堪的事故，發生在嬌美的少婦身上，服侍她的是當家的壯漢。

雨陣收山了，屋簷滴水珠。悶慌的孩童紛紛奪門而出，街坊間一陣脆亮的童謠。

未出門的人忙些什麼？為一場宴席愉快地躲在庖廚內？為一件遠行的襖子，不能停止針線？還是臥褥上響起親人的咳嗽聲。挪起她正在拍背？

風雨無私，漂洗眾家屋瓦，可又讓人擔憂，一寸寸洗下去，總有瓦薄的時候。屆時，我若回到這裏，這些人會在哪裡繼續他們的故事？

人世不斷衍生悲歡故事；歡樂的末節帶了鉤，鉤起悲傷的首章；而悲傷又成為另一篇歡樂故事的楔子。有了這些，使大雨中的人們懂得安分守己，與所繫念的人更接近，共同品嚐一桌佳肴，舉杯祈求今歲平安；也借著一碗參湯，把無怨無悔的細心和盤托出，人的有情必須放在無情的滄桑之中——才看出晶亮。

時間，從來不善於人情，萬年之後，我與這些人都要消逝。那時、也還會有清明的饗宴；會有突然的驟雨打在民家屋頂上，只不過熬藥的人換了面孔，雨中游吟的人換了布履。相同的是，仍有無家可歸的心，無法根治的宿疾。

就連白鷺鷥也還用舊日姿勢飛翔，只不過停棲的沙洲已墾為良田，而今日街坊化為茫茫滄海。

我仿佛看見未來的一隻白鷺，正好棲息在打簾子，挨著窗臺做針線的新婦旁邊。



有一年夏天，帶孩子們到白沙灣玩，捉到了幾隻寄居蟹。跟孩子們解釋著寄居蟹的「家」時，忍不住有了奇想。

想像著牠赤裸裸地在岩石附近找小貝殼，找到一個空的，趕緊鑽進去。慢慢長大了一些，必須換一個新屋了，又背著小屋去找。找到一「間」大一些的好一些的，便棄了原先的小屋。萬一鑽進新屋時，赫然發現裡邊住有「人」了，怎麼辦？崎笑著說：「那就只好說失禮失禮，我不知道裡邊有人。」然後趕緊退回原先的屋子——雖然不夠大，總得將就些了。如果不幸在牠離家的那一忽兒時光裡，小屋也正好被另一隻小寄居蟹佔了去，又怎麼辦？那只好赤條條地在月光下流浪，努力再找新屋了。

想想牠那疲疲軟軟的身子暴露在月光下，怕也有「人」那種窘迫不安，張惶失措的心情吧？我為自己這種荒謬的想像而失笑，可是仔細回味，卻覺得人其實和寄居蟹沒什麼不同。

人生如寄。人是寄居蟹。每隻「寄居蟹」都在尋找一個合意的「貝殼」。小的想換大的，舊的想換新的。每人依自己的眼光選擇貝殼。每人依自己的個性修飾貝殼。

所以我喜歡看形形色色的「貝殼」，琢磨「寄居蟹」的生活。

有人讓家中像估衣攤一樣，她說：「波希米亞人嘛！」那是一個蒙著汗沙草屑的貝殼。

有人像一隻小寄居蟹住在一個大海螺裡。他認為唯有房子大才能使他顯得大。

有一個朋友，炫耀著她客廳裡的大吊燈有五個顏色，炫耀著她在每間臥房門上貼著從委託行買來的「哥樂美女郎」之類的貼紙，以及那一大籃五顏六色的塑膠花。……她是一隻想把自己變成熱帶魚的寄居蟹。

還有個朋友的家經常垂著厚厚的窗簾，窗簾外面是為了隔絕市聲的雙層鋁門窗。裡面有冷氣，有厚厚的地毯，有漂亮的美術燈。有一次去，正是炎熱的夏天，剛從外面進去時，真是太舒服了。可是過了一下子，我突然困惑起來，不記得那是白天還是夜間。我嘗到了一種城市中的孤獨。沒有可恨的噪音，可是也感覺不

到晚霞和晨風。冷氣機有規則的嗡嗡聲使我懷疑我是困在一座大冰箱裡。我忍不住要感慨，都市之蟹是多麼可憫！為了得到某些東西，比如安寧比如「現代生活」，他們必須失去大自然。

都市裡有很多很好的室內設計家，櫥櫃的格式、壁紙沙發的顏色，乃至一幅畫一盞燈，他們都以為你調理得很好。可是它們使人覺得缺少個性，它們只是一幅畫報，它們不代表住在其中的「寄居蟹」。有一個朋友買下一幢大廈的「展示室」，裡邊的家具、窗簾、地毯以及大半的裝飾品全是當初建築公司為招徠顧客精心設計佈置的。美自然是很美，也很豪華，可是我總有些為他們惋惜：惋惜他們以昂貴的代價買來一幢華屋，卻沒嚐到創作的喜悅。在逛家具店、裝潢店時，你也許不勝其煩，可是當它們一一安置在你心目中的地方時，你卻可以痴痴地望著它們，品味收穫的樂趣。

可是我也見過需要設計師卻偏偏屋主意氣用事的房子。他把所有想得到、買得起的家具都買來了，衣櫥、梳妝臺、酒櫥、鞋櫥，應有盡有，而且都是大大的。甚至連一些小玩偶、水晶玻璃之類的擺飾也是成堆成套地買來的。我很自然地想到屋主必是忙得無暇多做選擇，只是站在店子中間，轉著他的頭，揮著他的手，「買這個。這個。……還有那邊角落那個。還有上面那個……」然後說：「算算看，一共多少？」自然他也無暇討價還價的。結果那些東西便各自獨立地存在於一幢房子裡。它們使你以為你是站在家具店裡；使你悵悵，悵悵於有人這麼細心地對待自己的「貝殼」。「和諧」使人愉快，於己於人都是一種美德；而他花費那麼多的錢，卻得到這種成果！他像個任性的孩子，他不要設計師的——偏偏他是需要設計師的人！

當我還年輕，只懂得欣賞亮麗的春天，拈著希望的芭葉，嚮往盛夏的怒放……看見初抽的新芽總軟弱，轉黃的木葉太蕭瑟！挑來揀去都不是；我放任青春的畫紙，空出一片無法填補的溝隙！

即使如此，我幸而懂得尊重自己專業的立足點，懂得致力已經確定的——用眼瞳的年少清純、心靈的熾熱真摯，無時無刻地記下許多憧憬與美麗！

這樣邊看邊畫的人生道走走停停，總遇到許多表情複雜的行者經過——有人投來驚喜的關注，有人給予忻慰的鼓勵，有似曾相識的回眸……雖然，也有人惘然駐足而視、臉容蒼白落寞，予我看到隔世憾恨的感覺。

有位過來人去去又走回，他瘖啞的喟嘆震撼了我：

「唉！你——切莫等待溫室的供養呵！……」

我喫一驚，一時之間，逝去的苦難歲月如飛而過；有顛沛流離的失學童年，朝不保夕的無常無住；餐風露宿的戰亂生涯，一次次被殘酷的兵燹倖留小命的劫難……到了而今難得安定，知福惜福，也敢展望明天了，實際的印象，仍推不開那一串串與生俱來的噩夢；這樣煎熬於風雨飄搖的成長，怎會招惹「溫室」之譏呢？

忍不住斗膽爭辯，對方語意深長地搖頭笑笑便走了。

「就因為疼惜你的昨天和今天哪！更期盼你有足夠準備的明天……那些心靈空間去探索秋冬動人的豐腴吧！你當更深刻認識無憂的美意……」

我呆住了！儘管我平日習慣深思，卻從未從這種角落出發。……秋冬不夠悲涼嗎？人們想它、提它總無限感傷，比對春夏的盎然生意與繁茂，它就代表盛衰的分界線，坡度的轉折點……到了現在不但加以禮讚，還促我用亮麗的春光，去追究它隔絕的時空？……要找出它們反證當下的璀璨嗎？要藉此闡釋它們在人生長途的因果嗎？

苦苦尋思，細細咀嚼，若有所得的，我，彷彿揪出題解的一端！努力體味〈秋聲賦〉中凜冽的肅殺況味，也把重心移入秋收的富足中！如果耕耘與收穫是息息相關的，難道——只有入秋入冬……才能了解春夏嗎？

似懂非懂，卻心念百轉！真正令我坐立不安的，既是那一串預言般的語氣，

也有那些過來人一張張憾恨，無奈的容顏，它們嚇阻的力量不斷翻騰於我掙扎的成長中；也使我決定盡力而為，絕不鬆懈的一生！每當耐心，毅力已然崩潰；秋收的豐盈充實，與荒疏的貧瘠空虛，立即對比鮮明地湧現眼前；警惕我要絕不放棄的百折不撓，逼迫我一次次摔倒成傷又大哭著站起來！這樣跌跌爬爬再接再厲，漸行漸遠愈多愈長！儘管身心俱創疲痕累累，卻終於走出自己堅定不移的長路！到了現在，站定深秋的飽滿去回想，真正感謝的，仍是那位忘記是誰說出的智慧之句，它幫助我預留心靈的天空，任生命四季流轉每天一步一腳印中！

落葉之秋何等美麗呵！只要——沒有疏懶的春耕！